



校园霸凌竟成短视频创作“灵感源泉”

专家：校园暴力娱乐化让施暴者更肆无忌惮

依法整治网络乱象 守护未成年人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涛

“我被霸凌了，校霸抽了我800个嘴巴子，我
不服，放学后把他约在小花园，他又抽了我800个
嘴巴子，我服了。”

这样的桥段出现在某社交平台所谓的搞笑
短视频中。一女孩挤眉弄眼，用浮夸的动作表演
自己被校霸“抽嘴巴子”，通过动作和情节的“反
差”实现搞笑效果。在评论区，有网友评价称“这
是我最支持校霸的一集”“早知道就让他抽你1600
个嘴巴子了”。

看着这些充满戏谑的短视频，就读于江苏南
京某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张欣（化名）感到非常
不适。她曾有过被霸凌的经历，“霸凌是非常严
肃的事情，不应该这样玩梗”。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网络上存
在将校园暴力娱乐化的趋势，一些人甚至用校
园暴力进行引流。在短视频平台，“校园霸凌”
成了部分创作者的“灵感源泉”，“我被霸凌了”
“校园爸临”“美式校园霸凌”等新梗频出。此
外，目前流行的微短剧也充斥校园霸凌情节，
其中不乏父母发现孩子被霸凌后“以暴制暴”
等场景。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将校园暴力娱乐化，不
仅容易再次伤害受害者，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
惮，还容易让网友对相关求助产生漠视甚至抵触
心理，亟待依法整治。

校园霸凌成搞笑梗 必须加以遏制引导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我被霸凌了”为关
键字进行搜索，便会自动显示“校霸抽了我800
个嘴巴子”的词条。点开词条可以看到，有不少
短视频博主使用了这句台词，有博主会在台词
的基础上叠加“花样”——夸张的双人角色扮
演、魔性的背景音乐，“离谱”的霸凌理由等。
还有商家利用该剧情进行产品展示，并配文“我
被霸凌了，校霸抽了我800个嘴巴子也要抽我的
加绒黑丝”。

就这样，“我被霸凌了”成为该短视频平台
上网友张口就来的“搞笑梗”。而校园霸凌在短
视频平台上被“玩成的梗”，可不止这一个。

“把你那破耳机、破手机换了，拿去用，让
你你就用！”在阴森的背景音乐下，一名“大姐
大”走向一名看起来胆小内向的女生，把耳机、
手机等电子产品一把拍在女生面前，拽着女生的
头发，用凶狠的语气说出了这些话。随后，又有
另一名“大姐大”以同样暴力的语气和动作把其
他东西摔给了女生，该女生则表现出非常不情愿
的表情接受了这一切。

这是某短视频平台上的“新型校园霸凌”，
一些博主将其制作成“连更系列”。在这类视频
中，霸凌者会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以霸凌的
方式丢给被霸凌者，逼迫他们使用，以此形成
“反转”。

在评论区，只有少数网友认为这是一种娱乐
化校园霸凌的行为，并称“娱乐化校园暴力不
好”，更多网友说“被霸凌一定很幸福”“要勇敢
对新型校园霸凌说‘对’”，他们戏谑地将这类霸
凌者称为“霸总”或“爸爸”，把这种新型霸凌
称为“校园爸临”。

在一条“校园爸临”短视频的评论区，有一
名网友评论道“应该给她来点美式校园霸凌”。
其所说的“美式校园霸凌”，则是短视频平台
上火爆的又一“新梗”。

“美式校园霸凌”的便来源于国外的一个
搞笑视频，视频中两名国外青年用嘻哈的舞
步配上挑衅的话语，反差搞笑味道十足。这也
引起了一些短视频博主“灵敏的流量嗅觉”，
立即进行模仿。

一名拥有42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就开设了
“美式霸凌”栏目。在栏目系列视频中，她化
着浓妆，扮演成“不好惹”的校园恶霸，对
着镜头“手脚并用”地比划着，边翻白眼边
用轻佻嘲讽的语气说：“这是我们的地盘，这
里不欢迎你。”记者注意到，这类“美式霸凌”
视频的点赞最高达9.4万。

“我也刷到过很多这样的视频，这些人拍
短视频可能是想搞笑，但我觉得非常不适。”
张欣称，曾经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不堪回首，
在她看来，校园霸凌不应该被恶搞，“这样会
让更多人去模仿霸凌，然后说这是在开玩笑”。

校园暴力受害者小王曾被多人堵在学校
食堂门口殴打，那段经历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创
伤。成年后，小王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校园暴
力受害者的“树洞”，成为很多受害者发泄吐
槽的空间，其中就有不少受害者对把校园暴力
拍成搞笑视频表达了不满。

一名受害者给小王私信留言：“我真不
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噩梦成了别人的玩梗工
具，被笑嘻嘻地表演出来。”

“可能有人不知道，很多校园暴力都是
从‘小打小闹’逐步升级而来的。比如一开始
只是起外号、抢零食，慢慢地发展到损坏私人
物品、辱骂，最后发展到拳打脚踢。”小王说，
施暴者有男生也有女生。



演绎刻画奇葩同学 负面导向不容忽视

除了玩“校园暴力梗”外，“吐槽奇葩同
学”系列视频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受到追捧。
这些视频多以一人分饰多角的形式，站在“吐
槽者”的角度演绎着校园里的种种矛盾。

记者检索发现，不少博主以“那些奇葩同
学”为主题，以同学的奇葩行为为剧情进行角
色扮演。在这些视频中，所谓的“奇葩同学”
被贴上了“不自爱”“不检点”“不道德”的
标签，甚至被指责“患有性病”。在评论区，
网友们也近乎“一边倒”地站在了指责的一
方，对“奇葩同学”的种种行为进行吐槽。

也有少数网友因博主发布的视频内容“过
于奇葩”而对真实性产生质疑，博主则声称，
内容均来自粉丝的真实经历。

记者进入该博主的粉丝群组发现，作者所
说的“真实经历”来自粉丝文字投稿。在粉
丝群内，粉丝们会将所谓的“奇葩同学”事
迹公开发布，该博主将粉丝发送的文字投稿
改编成视频剧本，并拍摄发布在其账号上。
对于内容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博主并不会做
过多求证。

“看到这些视频，我会想起我被霸凌的
经历。”张欣告诉记者，她曾刷到类似的“吐
槽同学”的短视频。在视频中，她看到了“
奇葩同学”因与身边人产生误会而被评价为
“有公主病”“爱慕虚荣”“表面一套背后一
套”，并被身边同学孤立的剧情。“像极了
我在学校遭受霸凌遇到的窘境。我觉得在现
实里被吐槽的人或许不像演出来的那么‘奇
葩’，但我还是会忍不住代入我自己，看到
视频的讽刺和网友的评论，我会怀疑我才是
错的那个人。”

张欣觉得，这类吐槽视频把“奇葩同学”
刻画得十恶不赦，他们最后的结局大多是被
贴上各种标签，被身边的人“避而远之”，
“孤立、排挤、侮辱等霸凌行为都似乎变得
理所当然，因为被吐槽的人‘太奇葩’，但
不少现实情况是这些所谓的‘奇葩’是霸凌
者扩大化甚至造谣”。

在张欣看来，短视频把现实中的“奇葩
同学”放大了，而被言语侮辱、被贴标签、
被孤立等霸凌行为却会因为这类视频的广为
传播而成为合理化的手段，一些被霸凌者被
贴的标签可能就源于短视频，这些很容易模
仿和代入。

蔡海龙认为，有些行为被搬到所谓的搞
笑视频中，被认为是恶搞，而实际上此类行
为真实地发生在校园中，错误的引导会产生
示范效应，引发新的校园暴力。校园霸凌
娱乐化会导致施暴者不再有罪恶感，从而在
实施校园暴力时没有压力，也容易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一些人对校园暴力

的认知和态度，不再将其视为一项很严重的
违反人道的事，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视频可
能引起的负面导向效应。

霸凌成微短剧套路 甚至伴随血腥画面

一女孩因家境贫寒被同学排挤，校霸们
屡次将女孩拖到天台殴打，逼迫她做出下
跪等动作，并威胁道“如果不照做，我们就
把你妈妈卖肉的摊位砸了”。女孩受尽凌辱，
但为了妈妈忍下了一切……

在女孩被凌虐至极点的时候，剧情出现
“大反转”——女孩的妈妈其实是通过卖
肉隐藏身份的富豪，在本市拥有极高的“
江湖地位”。在女儿再次被霸凌的时候，
女孩的妈妈召集一众手下突然出现，在亮
明身份之后以暴制暴，把霸凌过女儿的
同学们一并制服。

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剧情，已经成为一
些微短剧的套路。记者浏览多部相关微短
剧发现，他们多以“重生之××”为剧名，
大多都包含孩子被霸凌、父母是隐藏身份
的“大佬”，父母为孩子复仇、孩子“重
生”等要素，追求爽剧效果。

在这些微短剧中，“暴力”成为主线。
不论是在孩子遭受校园霸凌或是父母为孩
子复仇的剧情中，殴打、推搡、扇耳光、
揪头发等暴力行为都被不遗巨细地呈现
出来，甚至伴随一些血腥画面。

这类微短剧往往因其刺激的剧情和“大
快人心”的结局博得网友眼球。记者检索
发现，这类微短剧即使是付费观看，也能
够获得较好的播放量，如某部“重生”系
列校园霸凌复仇剧在单个平台上播放量
高达188万。

蔡海龙认为，不论是短视频还是微短
剧，一些创作者都没有从根本上对校园暴
力足够重视，这使得他们违背社会主流价
值观，把校园霸凌行为作为流量梗，他们
也意识到校园暴力事件是社会关注的重
点，是一种社会矛盾，因此抓住这点进
行创作，迎合一些青少年的心态和喜
好。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和网络段子，都在把伤
害别人的校园霸凌行为美化成恶作剧。对
于一些未成年人来说，其分辨不清这种短
视频内容是“段子”还是真实的，有的学
生可能在进行校园欺凌行为时，也觉得自
己是在恶搞、恶作剧。

“恶作剧和校园霸凌行为在现实中其
实非常容易混淆。”蔡海龙回忆道，他曾
与许多中小学的班主任和校长交流，对
他们而言，如何有效准确识别校园霸凌行
为与恶作剧仍存在难度。

“仅从外部的行为动作来看，有时候表
现都一样，区别二者很重要的一个点在于
行为的背景、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所
造成的后果等。”蔡海龙说，要厘清这些
方面，需要老师积极介入孩子的生活。从
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恶作剧和校园霸凌
之间的界限也很难把握，如果一些短视频
有意剪辑、拼接、摆拍，会让一些未成年
人对恶

作剧和校园霸凌行为的认知更混淆，更
难有效界定行为边界。

平台应当加强审核 引导合理创作视频

摆拍校园霸凌视频，将校园霸凌行为
娱乐化。这是今年7月开始，全国范围
内部署开展的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4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中重点整治6个环节中的一个。

“这表明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
迈出了更精准的步伐。关注校园霸凌行为
娱乐化也体现了相关部门的精准治理。”
蔡海龙评价说。

蔡海龙告诉记者，德育的关键在于传
播主流的文化以及正确的善恶观，但娱乐
化校园霸凌行为的短视频把错误的事情
娱乐化了，把学生们本应当形成的是非
善恶判断消解了。此外，它把错误的行
为和刷视频的“快乐”联系在一起，使
孩子们在面对这些行为的时候，把本应
当做出道德判断变成简单的一种生理的
反应，“这对抗或者消解了我们应有的
法治教育、道德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去
侵蚀一些人对于校园暴力的认知”。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提
出，对未成年人而言，要避免其陷入“
信息茧房”，导致其看到大量“校园暴
力梗”，从而思维被限制，认为那是常
态。因此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环节要严格
限制算法推荐的使用。

在受访专家看来，依据《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所谓的“校园暴
力梗”属于低俗短视频的治理范畴，但
这类短视频往往处于“违法”与“失德”
边界的灰色地带，认定标准较难统一，
给内容监管带来困难。因此，可以定期
公布相关处罚的典型事例，逐步明确短
视频的合理创作边界。

“有的短视频起了教唆作用，比如将
新的欺凌手段放到这些所谓的搞笑视频
中，而未成年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模
仿。所以平台应当立即将这类视频下架。”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长期从事青
少年问题研究，他认为，平台应该积极
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团队接收
网友举报并进行评估，核实后及时下架
相关视频。

在蔡海龙看来，这类治理有一定难度，
但并非不可实现。这类视频有一些规律
和套路，比如音乐、图片、情节等元素
上的相似，平台需要提升技术，从这类
视频的关联性进行判断，加强监督。

“相关平台的监管可能很难一步到
位。”姚金菊说，但是要明确平台对于
包含校园霸凌行为的短视频具有审查和
下架义务。“对于将校园暴力作为搞笑
视频的情况，家长应当积极引导孩
子思考分析此类视频的负面影响，告
诉孩子身边发生校园暴力时应该如何
辨别处理。”在姚金菊看来，治理了
包括校园霸凌行为娱乐化问题的网
络环境后，还应该告诉未成年人“可
以做些什么”，这才是“治本之策”。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杨傲多
□ 本报通讯员 邹双优 陈静娟

“在贵院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基础上，我
院已向市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市民政局已
撤销涉案当事人的婚姻登记。”前不久，四
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人民检察院收到一封来
自千里之外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的
感谢信。

历时一个月，跨越两省三市，一起长达
20年的“冒名”婚姻登记案在川鄂两
地检察机关的努力下得以监督解决。

离不掉的婚

湖北仙桃的李先生前不久有件烦心事，
他的离婚申请又被拒绝了。

李先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10多
年来，他的个人婚姻状态经多种途径申请均
无法变更。“她在小孩未满一岁突然无
征兆离家出走，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去哪儿
了。”杳无音信的妻子，破碎的婚姻，
数次的奔波，李先生觉得身心俱疲。

2024年5月初，李先生到仙桃市
民政局申请离婚，并向工作人员详述了其
与“杨兰”登记结婚的过程。“我和‘
杨兰’进行婚姻登记时，女方身份信息不
完全真实。”当年不合程序的登记，为
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由于李先生与妻
子已经失联多年，无法证明“杨兰”真
实身份，且二人婚姻并非胁迫等法定撤
销情形，民政局无法撤销其婚姻关系。

本以为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仙桃市民政局却告知李先生虽然该局无法
依职权撤销冒用或虚假方式办理的婚姻
登记，但根据《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
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
题的指导意见》规定，他这种情况可由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调查核实后，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民政部门撤销。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按照仙桃市民政
局的提示，李先生来到仙桃市检察院申
请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提交了相关材料，
李先生告诉检察官自己当年结婚的妻子
应该是叫潘青青（化名），而非“杨兰”。
经审查，仙桃市检察院认为这极有可能
是一起“冒名”顶替婚姻。

不存在的“杨兰”

为查清事实真相，2024年5月，仙
桃市检察院发出《协助调查函》。收到线
索后，大竹县检察院立即展开调查核
实。

“目前我们掌握‘杨兰’的信息比较全
面，可以先从她入手。”大竹县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主任蒲波认为，“杨兰”的
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均已明确，找起来
应该会轻松一些。因为“杨兰”登记的
户籍地是大竹县杨家乡，蒲波决定直奔
杨家派出所。

“经四川省人口信息系统查询，杨兰，
女，汉族，身份证号5130291983××
××，在我辖区查无此人。”结果令人
大失所望，当初结婚登记时留下的身份
证号若非但不属于“杨兰”，甚至没有
对应的人，是一个虚构的号码。

虽然身份证号码不存在，但“杨兰”这
个名字会是真实存在的吗？通过查询，
在杨家镇的辖区登记人口里果然出现
了“杨兰”的名字。这个杨兰生于1984
年，不仅和“杨兰”名字一样，甚至身
份证号码都只相差年份尾数和末位这
两个数字。但由于杨兰的登记住址在
杨家镇一个比较偏远的村里，蒲波等
人无法立即前往，只好拜托民警调取
杨兰的常住人口变动轨迹信息。

令人意外的是，杨兰一直以来的人员
服务轨迹信息从未离开过大竹县，且含
有多次连续性的项目变更业务。出于办
案经验，蒲波判断此杨兰应该并非“
杨兰”。但由于其住址偏远无法立即
实地走访调查核实，“杨兰”的身份
线索进展暂时中断。

根据李先生自述，由于时间太久远，他
早已记不清妻子的真实姓名，但当年称
妻子的名字是另一个名字——潘青青。
潘青青是真实姓名的可能性很大。输
入潘青青，杨家镇的常住人口里仅有
两人。一个生于1999年，2004年时
年仅5岁，年龄明显不符合。另一个
生于1986年，同“杨兰”出生年份
相近。

登记信息显示，这个潘青青的住址离
派出所很近。蒲波决定即刻兵分两路，
一边让同事留下来继续梳理她的常住人
口变动轨迹信息，一边自己带人实地走
访。但是结果也不乐观，她的行动轨迹
同“杨兰”大相径庭，真实性也得到了
其左邻右舍的佐证。

“杨兰”的寻找陷入僵局。

被更正的错误

铩羽而归，大家再次对掌握的线索进
一步分析。

“难道‘杨兰’是为了骗婚提供了假
户籍信息？”可能是杨兰的身份丢失
后被冒用？其他检察官提出疑问。

“‘杨兰’和李先生没有钱财物的
纠纷，还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骗婚
可能性极大，没必要虚构户籍信息。”
蒲波提出相反意见，“是否身份证遗
失，要进一步核实”。

李先生提过妻子是四川省达州市人，
户籍信息能匹配上，而且杨家镇刚好
有一个和身份证号码高度相似的杨兰，
难道仅仅是巧合？不放过一丝希望，
蒲波等人决定找到杨兰本人深入了解。

按照登记户籍地址，在第三次上门
时，蒲波终于见到杨兰本人。询问比
对之后，确认了杨兰并非结婚登记照
片上的女子，从未到过湖北，没有遗
失过身份证，且婚姻关系中丈夫也并
非湖北籍男子。提及潘青青，杨兰似
有顾虑三缄其口。经过检察官多次提
醒，杨兰承认自己表妹就叫潘青青，
是她姑姑的女儿，1986年出生，第
一次婚姻就是嫁到湖北。

同行检察官立即拿出结婚登记照片
和杨兰确认。但杨兰称，姑姑一家很
早之前就搬到成都，他们已经很久没
有见面了，也不确定照片中的人是否
就是自己的表妹。不过她还留着姑
姑的电话可以联系。通过这个电话
号码，检察官辗转联系上了身在成都
的潘青青。

经过信息比对，检察官确认同李先
生结婚的“杨兰”就是杨兰的表妹
潘青青。

在对潘青青及其家人询问核实时，
检察官了解到潘青青初中还未毕业
便只身前往湖北打工，因为当时未满
16周岁，母亲就拿杨兰的户口本为其
办了一张假身份证。为看起来更逼真，
身份证更换了潘青青的照片，号码只
修改了两个数字，其余均未改变。
潘青青16岁和李先生相识，17岁
发现怀孕两人便决定结婚，但因为
潘青青当时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就
用“杨兰”的假身份证进行了婚姻
登记。

至此，真假“杨兰”分辨清楚，李
先生的妻子究竟是终于水落石出。
经过查证，李先生与“杨兰”的婚
姻登记确系由潘青青冒名顶替办
理。基于查清的事实，大竹县检
察院将调查报告和其他佐证材料一
并移交至仙桃市检察院。

6月17日，仙桃市检察院向仙桃
市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仙
桃市民政局撤销该案婚姻登记信息。

7月3日，仙桃市民政局复函，
决定撤销李先生与“杨兰”的结
婚登记。李先生这起离婚引起的行政
争议得到有效化解，他的婚姻登记
也回到了正常状态。

一份检察建议撤销一段冒名婚姻

川鄂检察接力破解二十年虚假婚姻困局